

“CSSCI来源集刊数据库”首批入选集刊

中国文字研究

ZHONGGUO WENZI YANJIU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主办

广西教育出版社

第七辑

2006年

中国文字研究

ZHONGGUO WENZI YANJIU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主办

广西教育出版社

第七辑

2006年

中国文字研究

第七辑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主办

☆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鲤湾路8号 邮政编码: 530022

电话: 0771-5865797 5852408 (邮购)

本社网址 <http://www.gxeph.com>

读者电子信箱 book@gxeph.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89×1194 1/16 17.25印张 530千字

2006年9月第1版 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5435-4711-2/G·3767 定价: 5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中国文字研究》(第七辑)说明

1. 本刊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主办。作为中心的专业学术期刊,本刊严格遵循教育部关于重点研究基地创办学术刊物规定的原则。

2. 本刊集中刊载中国文字学研究与应用的最新成果,竭诚为海内外文字学工作者服务,欢迎投稿。来稿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word 文本,同时须通过邮局寄送纸质文本。文中如有电脑不能显示的文字,请做成图片 jpg 格式插入。来稿的文献数据请按国际标准期刊规范处理。论文须附英文题名、内容摘要、关键词,同时附作者简介及联系方式。

3. 本刊实行匿名审稿制,请将有关作者姓名、工作单位、通讯地址等的背景数据另页单独填写。审稿处理意见一般有如下三种:(1)全文发表;(2)修改发表;(3)不宜发表。

4. 为了庆祝大型古文字汇释类工具书——《古文字诂林》12 册全部出版,总结古文字工具书编纂的经验与教训,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于 2005 年 11 月中旬主办了题为“古文字类工具书编纂学术研讨会——《古文字诂林》编后论谈”的国际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有:(1)《古文字诂林》编撰的得失研讨与后期开发;(2)关于大型资料工具书编撰的新思路;(3)古文字资料集成的读者对象定位研究;(4)古文字资料集成数字化手段的运用;(5)字书编纂的理论与实践。会议共收到论文 40 多篇,海内外 40 多位专家参加了会议研讨。提交会议的部分论文在《辞书研究》杂志和本刊第七辑发表。

5. 本刊编辑部地址:

200062 中国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校内理科大楼 A 楼 213 室)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电话:021-62232050

传真:021-62232050

网址:www.wenzi.cn

电子邮箱:wenzi@ecnu.edu.cn

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学术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 宁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 宁	李宇明	李学勤	李玲璞
吴振武	张涌泉	傅永和	曾宪通
裘锡圭	詹鄞鑫	臧克和	

目 录

集古文字研究大成的《古文字诂林》	何 靖(1)
略论《一切经音义》与大型字典的编纂	徐时仪(5)
古文字书编纂中应当注意的一个形体	董莲池(11)
构建简帛文字资料库的初步设想和实践述略	张显成(14)
谈“西周金文大词典”的编纂	周宝宏(18)
从《古文字诂林》管窥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的学术贡献	李春晓(21)
从系统论视角看《古文字诂林》	夏 军(27)
《字诂》与字书编纂	王英明(33)
古文字自动识别过程及其程序实现	张霄军 陈小荷(37)
《盖庐》札记	邵 鸿(42)
古写本《文馆词林》文字问题三议	吴金华 季忠平(47)
历史汉字的贮存、传播与变异(三)	臧克和(57)
汉魏六朝碑刻中的汉字形旁类化问题	毛远明(67)
宋本《玉篇》楷体籀文构件变异释例	王 平(74)
从注音变动看宋本《玉篇》的来源	蔡梦麒(76)
疑难俗字考释拾遗	邓福祿(88)
李阳冰刊改《说文》之统计分析	史文磊 金 硕(93)
魏晋南北朝石刻用字中的同音借用现象例说	郭 瑞(101)
试论汉代镜铭中的通假字	李新城(105)
大徐本《说文解字》篆楷不对应现象初探	李建廷(112)
“穷寇”初义考	韩伟表(115)
甲骨文部首改良刍议	刘志基(119)
20 世纪的中国古文字研究综述	詹鄞鑫(125)
甲骨文中几个从“上(牡)”字的考辨	周忠兵(139)
《新编甲骨文字形总表》勘误	陈婷珠 邱 艳 倪木兰(144)
西周标准器铭文疏证(一)	叶正渤(147)
殷商西周金文中构件“鼎”的形体演变	张再兴(159)
“王母”指称“母亲”略例	潘玉坤(169)
金文“唯”字纪时句断代研究	范常喜(172)
平肩空首布“卬”字考	吴良宝(180)
古玺常见姓氏人名用字统计	朱 疆(183)
《上博四·昭王毁室》补释一则	蒋德平(187)
从郭店楚简《老子》用字看形声字发展的若干趋向	王 波(189)
汉字笔画规范(楷、宋、仿、黑)方案(征求意见稿)	徐莉莉(193)
从《玉篇》看《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应补楷书	何 瑞(199)
《汉语大字典·异体字表》中失收的“厂”部与“广”部成组异体字	于文霞(206)

《现代汉语词典》新旧版“作”、“做”系列词语的定量分析	李晓静(209)
东巴文与哥巴文、玛丽玛莎文、达巴文的关系之初步研究	王元鹿(215)
和才东巴文题词译释	喻遂生(219)
三十年来国内彝文研究综述	朱建军(227)
摩梭达巴文初步研究	邓章应(242)
老庄学派的“道”与巴利佛经中的“magga”	[斯里兰卡]达默迪纳(253)
80年代以来韩国的中国古文字研究述略	[韩国]朱刚焄(262)
中、韩、日三国共通常用汉字统一方案问题	[韩国]元镐永(265)

集古文字研究大成的《古文字诂林》

何 靖

【摘要】《古文字诂林》搜罗宏富全面,实为学术研究的有力工具;体例周密严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用电脑排印古文字也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古文字诂林》;工具书;编纂

《古文字诂林》的编纂出版,是近年来古文字工具书编纂工作的一件大事。该书作为一部综合性的古文字工具书,汇录了甲骨文、金文、古陶文、货币文、简牍文、帛书、玺印文和石刻文的考释资料。其所收资料宏富而又全面,体例十分完善周密,仅就这两方面而言,已可以称得上是古文字研究集大成之作,是古文字字书编纂的里程碑。我作为编委之一,有幸陆续得到该书各册,并且已经开始使用。通过初步使用,认识到该书对古文字和古代文化研究的重大意义,同时产生一些有关的想法,现在谈谈自己的这些认识和想法,供专家学者们参考。

一、搜罗宏富而又全面,是学术研究的有力工具

《古文字诂林》全书收入古文字考释资料达一千万字之多,超过迄今为止任何一部古文字工具书。真可以说得上是收罗宏富。

该书所收古文字包括甲骨文、金文、古陶文、货币文、简牍文、帛书、玺印文和石刻文,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古文字种类。这些种类的古文字字形,以近代新出的古文字甲骨文、金文、古陶文、简牍文、帛书等为主,也收入了《汗简》、《古文四声韵》等宋人著古文字著作中所收古文字字形。这些著作所收入的古文字字形,经近代学者研究,大体是可靠的。《古文字诂林》收入这些古文字字形,吸取了古人研究古文字的成果,拓宽了古文字字形的来源,这对古文字研究是十分有利的。

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是比较,研究、考释古文字,尤须重视字形的比较。而《古文字诂林》在每个字头下把各种古文字的字形都罗列出来,这就为我们比较古文字字形提供了方便。当然,罗列各种古文字字形,其他一些古文字字书也做到了,如徐中舒先生主编的《汉语古文字字形表》、高明编的《古文字类编》也罗列了各种古文字字形,但由于这些古文字字书限于篇幅,所收字形数量有限,因而还难以做到较为全面的比较。而《古文字诂林》所收字形尽量做到完备,故便于我们对各种字形进行较为全面的比较。更为重要的是《古文字诂林》收入大量考释资料,当我们进行比较研究时可以随时参考,这一便利是《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和《古文字类编》所不具备的。

该书收入的各种古文字考释资料,从汉代的《说文解字》,到当代的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大体上搜罗无遗。其中,有学术界视为定论的观点。这样的观点及其论证,是古文字考释的基本部分,该书尽可能较为完整地收录,这就使其具有了多种古文字工具书的基本功能。同时,该书还收入了较有影响的不同观点及其论述,供使用者参考。这一做法是十分重要的,这是这本书与一般的字书相区别的关键。一般的字书所收字大都有可靠的“今文字”传世文献为依据,其字义比较明确,并且能得到整个社会的公认。而古文字材料主要出自地下,大都年代久远,其字形、字义与“今文字”已有很大的差异。要使所有的古文字都能够得到公认

【作者简介】何 靖,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

的、明确的释读,是很难做到的。尽管在许多学者的努力下,已经有相当数量古文字的释读得到学术界的承认,但仍有不少的古文字尚未能得到释读。长期以来,许多学者一直致力于未释字的考释,取得了大量成果,同时也产生了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虽然并不是都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些不同的观点各有其学术价值。《古文字诂林》收入了具有代表性的、有影响的不同观点,这可以为研究者提供大量参考资料,使研究工作能够深入下去。

现在已有的古文字工具书,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诂林、集释类,它将各家考释汇为一编,如《说文解字诂林》、《甲骨文字集释》、《金文诂林》等。第二类是字形类,它主要编列古文字字形,如《甲骨文编》、《金文编》、《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古文字类编》等;也有在古文字字形下摹出辞例的,如《殷虚卜辞综类》、《殷虚甲骨刻辞摹释总集》等。第三类是字典类,如《甲骨文字典》、《金文大字典》等。以上三类古文字工具书都各有其功用,但其功用都有局限。现在的古文字和古代文化的研究,往往要求研究者对各种古文字都能融会贯通。研究者需要使用各种古文字材料,当查阅以上各类古文字工具书时,会感到十分不便。而《古文字诂林》基本上将以上各类古文字工具书的功用汇为一编,为研究者使用古文字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宏富的资料汇集与多种功用的综合,使《古文字诂林》当之无愧地成为集古文字研究大成的巨著。

毫无疑问,《古文字诂林》可以归入古文字工具书的诂林、集释类,但其与以往的诂林、集释类工具书具有根本不同的特点。以往的诂林、集释类工具书都只限于汇集一种古文字的考释资料,而《古文字诂林》则汇集了各种古文字的考释资料。这是《古文字诂林》对以往的诂林、集释类古文字工具书的巨大超越。

我们应该看到,正如各种古文字工具书不能代替各种古文字的具体材料一样,《古文字诂林》也不能代替各种古文字工具书和各种古文字的具体材料。因为各种古文字工具书的功能更加具体细致,而《古文字诂林》是在宏观和主要的层面上综合了各种古文字工具书的功能。同时,《古文字诂林》由于体例和篇幅所限,也不可能代替各种具体的古文字资料。但是,正是由于《古文字诂林》是在宏观和主要的层面上综合了各种古文字工具书的功能,因而它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起到各种古文字资料总索引的作用。当我们使用《古文字诂林》时,如果觉得需要查找更为详尽的资料,在该书中可以非常方便地找到这些资料的线索,从而较为快捷地查找到这些详尽的资料,这是笔者在使用该书时所深切感受到的。

二、体例周密谨严,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

《古文字诂林》的体例周密谨严,这使本书成为具有很高学术水平的一部古文字工具书。

该书《凡例》第六条说:“本书考释部分所录以各家关于古文字本体形音义考释内容为主,兼及用法的阐释。有些考释资料其结论虽承继前人,但在论据论证方面有所发明的,则酌加收录。”这一条实际上规定了收入本书的古文字考释资料的收录标准,即首先是观点的首创性,同时也要求论据论证的充分。一个观点的形成首先要有人提出并加以论证,后来的研究者又对前人提出的观点提供新的论据,进行深入论证。由于原著论述往往较繁,故有必要适当地加以取舍删节,这就是《凡例》第八条所说明的又一体例。把这些资料加以编纂,可以使我们看到对某一问题进行研究的脉络和过程,从而使我们容易判断这个观点的合理性及其可靠程度,这对我们确定选题或对某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这样的编纂方式是很不容易做到的,需要编纂者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并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这一点可以拿《说文解字诂林》来作一个比较。《说文解字诂林》只是将各种研究《说文解字》的著作的有关论述分别归入各个字头之下,并未加以系统的编排和适当的删节,所收资料显得冗繁,使用时难得其要领,往往还要使用者反复揣摩,自行归纳其要点。相比之下,就显示出《古文字诂林》的编纂体例的学术性和合理性了。

该书《凡例》第九条说:“所录考释资料,如涉及两个以上的字且无法分割者,则视其具体情况,或只归于重点考释的字或归于出现在前的字。”这一条编纂体例保证了收入的考释资料的完整性,使用时不会增加太多的麻烦,却由于涉及两个以上且无法分割的考释资料并非少数,这就大大节省了篇幅,提高了使用价值。这一编纂体例是非常科学合理的。

该书《凡例》第十三条说：“鉴于本书的性质特点，考释文字采用繁体通用字排印，并视需要，酌用多种规格的字体，如古隶定字、旧字形字、异体字等。”考释文字采用繁体通用字，其必要性自不待言，其他古文字工具书大都是这样（只有少数例外）。本书的突出特点是酌用多种规格的字体，包括古隶定字、旧字形字、异体字等。可能有些学者认为采用这些字体并无必要，因为这些字体或使用甚少，或已被淘汰。在笔者看来，却是甚有必要。从本书收入的考释资料看，若原文使用了这些规格的字体，则本书一仍其旧。原作者使用的字体，或反映了当时用字的习惯，或含有作者某种用意，或有其他特殊的含义，如果一概改为通行字体，则这些信息有可能丢失。因此本书按照所收资料采用的原字体排印，在相当程度上保存了所收资料的本来面貌，是体例谨严的一个突出表现。为了使用这些字体，编者要付出更多艰辛的劳动，排版公司也要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但却尽可能多地向使用者提供信息，这是十分值得肯定的。

《凡例》第十四条说：“本书特附八类待考古文字字表。”我现在已得到全书的十二册，但尚未见到这待考古文字字表。我认为如果这待考古文字字表收入本书，是极有意义的事。八类古文字都还有相当数量的字形尚未经学者研究考释，有些古文字工具书不收未经考释的字形。但这些字形也是全部古文字的组成部分，作为一部大型的古文字工具书，不收这些字形未免是一个缺陷。由于这些字形未经学者考释，不能收入正文，而作为附录收入本书却是十分合适的。附录待考古文字字表，不啻是给研究者提供了寻找研究对象的方便，同时也提供了进行字形比较的完整资料。

以上所举数条，已能说明《古文字诂林》编纂体例是十分完善的。其实该书体例的完善之处远不止以上所列数条，使用者在使用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到全书贯穿着一整套周密谨严的体例，这就保证了使用者在本书中可以得到准确可靠的古文字考释资料，也保证了使用时有较高的效率。此外，本书校对精审，错谬甚少，这也是应该特别指出的。

三、为彻底解决已存在的汉字古今字形输入电脑奠定了基础

在印刷术还不甚发达的时代，雕版印刷、石印和照相制版都先要手写，古文字字形和冷僻字形只要能写出就能印出，与印刷的速度还相适应。近代的铅活字印刷遇到古文字字形和冷僻字形，若要求字形效果较好，就要专做字模，做字模很费时，会影响印刷排版的速度。当今时代已普遍运用电脑排印，排印一般文章，能做到方便快捷，但若排印有关古文字和古代文化的文章时，仍然存在许多麻烦，主要是古文字和生僻字很难打出。对于古文字，尽管电脑有造字功能，但造起来非常费事。对于生僻字，尽管电脑也有字库，但存字远不敷应用，而古隶定字则电脑字库中没有，必须临时造出。由于古文字和生僻字的问题难以解决，我们在使用电脑撰写有关古文字和古代文化的文章时，速度要大大受到影响，有时甚至觉得比手写也快不了多少。同样的麻烦也困扰着书刊编者，因而有关古文字和古代文化的论文往往不受刊物编者的欢迎。这是电脑排印的最后难题，迄今未能得到解决。

《古文字诂林》的编纂出版，意味着电脑排印这个最后难题即将得到彻底解决。其不仅收入各种古文字字形，而且还使用了古隶定字、异体字、旧字形字等，这在以前只能用手写影印的方法，现在该书却全用电脑排印出来。这不仅是电脑排印技术的一大进步，更重要的是彻底解决了古文字字形、古隶定字、异体字、旧字形字输入电脑的问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问题的解决，使上海在电脑排印工程中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解决古文字和生僻字的排印问题，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必须要古文字学者与电脑工程师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古文字学者审定古文字和生僻字字形，交由电脑工程师输入电脑，然后古文字学者再加审核，以保证输入电脑的字形准确无误。这些字形的总数粗略估计在十万左右，其工作量之大，实非局外人所能想象。此前已有学者尝试将甲骨文和金文输入电脑，但远未能解决已存在的全部汉字字形输入电脑的问题，《古文字诂林》运用电脑排印的成功，使这个问题有望得到彻底解决。

《古文字诂林》在运用电脑排印的过程中，造出的古文字字形和古隶定字、异体字、旧字形等，现在可以运用电脑技术编成字库，再制作成光碟，供广大古文字、古代文化的研究者和书刊编辑、排印公司使用，相信

使用这样的字库必将大大提高使用者的工作效率,从而促进古文字和古代文化的研究。

我们看到,运用电脑技术编纂已存在全部古今汉字字形,《古文字诂林》已经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我们相信,以李圃先生为首的《古文字诂林》编纂委员会与电脑工程师通力合作,将会在不远的将来编纂出已存在全部古今汉字字形的电脑字库,以飨广大文史研究者。

四、该书可商榷之处

该书体大思周,内容宏富,校对精审,印制精善,具备了大型工具书的许多优点,但若从一个使用者的角度来看它,笔者觉得其体例有个别地方还可以商榷,这就是笔画检字表的编纂体例问题。

该书《凡例》的第二条提到了每册设笔画检字表,但未具体说明笔画检举字表的编纂方法。这些笔画检字表是将繁体字(包括异体字)和古隶定字都收入进去。繁体字一般是有固定笔画的,但古隶定字的每个字是否有公认的固定笔画,这就是个问题。古隶定字与《尚书》伪《孔序》中所说的“隶古定”形成的方式可能是类似的。伪《孔序》说:“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孔颖达疏云:“言隶古者,正谓就古文体而从隶定之,存古为可慕,以隶为可识,故曰隶古,以虽隶而犹古。”伪《孔序》所说“隶古定”,应是将战国时齐鲁古文按其原来的结构,直接用隶书(今文字)的笔画写出。而《古文字诂林》所谓古隶定字,是按《说文》小篆结构用正书(印刷体)的笔画写出,清人称这类字形为隶古字。清代刻印的书籍,不知是否有全用隶古字的,但隶古字出现在许多文史著作中却是值得注意的情况。因此,我们要研究清代刻印的书籍,还得认识清人的隶古字。《古文字诂林》使用古隶定字,并在笔画检字表中可检索古隶定字,这就为认识古隶定字,即隶古字提供了方便。但是由于古隶定字形并非通用字,各家在隶定小篆字形时,难免互有出入,笔划也不一致。例如“黄”字,《古文字诂林》古隶定字作,清黄奭所辑纬书作,“五”字《古文字诂林》作,黄奭所辑纬书作。“並”字《古文字诂林》作,《康熙字典》作,等等。这就说明,在《古文字诂林》中不一定能查得到清代刻印书中的隶古字。在《古文字诂林》中,一个字的古隶定字通常只有一形,而清代刻印书中,一个字的古隶定字可能不止一形。如果《古文字诂林》确实要具备查检古隶定字的功能,建议对清人的隶古字加以搜集,收入补遗中(如果编者今后要为《古文字诂林》作补遗的话)。

此外,《古文字诂林》仍有少量材料处理欠妥和校对疏漏之处,笔者翻检所及,发现三处,谨揭之于次:

① 第一册第90页所收《汗简》“禛”字作,缺右下一笔。这是清人避雍正皇帝讳所致。清代所刻字书中的篆文,于皇帝名讳,或缺笔,或不缺笔,在这里不必深究其原因。如清道光年间祁雋藻所刻《说文解字系传》“禛”字缺刻下二笔,清同治十二年陈昌治所刻《说文解字》的“禛”字不缺笔。笔者所见上海文瑞楼影印康熙年间所刻《汗简》“禛”字不缺笔。我们现在不须为清代皇帝避讳,于“禛”字形,自可选用字形完整的版本。而《古文字诂林》选用了不完整的“禛”字,这似是一个欠妥之处。

② 第一册第95页丁驥引文漏出处。

③ 第四册第19页第二栏“𦍋”误泚。

五、一点期望

《古文字诂林》的编纂出版,必将对古文字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我们应该看到,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一些观点可能被学者所承认,一些观点可能会过时,而新的材料会不断出现,新的观点会不断提出。作为工具书,其内容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陈旧、过时。国外的一些工具书,如著名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大约每过十年就要修订一次,收入新材料。《古文字诂林》是古文字学的集大成之作,我诚挚地希望它不要停止发展,而应与时俱进,始终占领古文字学研究的前沿阵地。要做到这一点,就应不断地充实新材料。我希望,《古文字诂林》出版后,编纂委员会继续存在下去,随时收集新材料,每隔十年编成一本补遗,让《古文字诂林》成为长期的、大型的、权威的古文字学工具书。

略论《一切经音义》与大型字典的编纂

徐 时 仪

【摘 要】《一切经音义》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汉唐以来文字使用历时的动态的立体的演变概貌,在大型字典编纂上具有釐清一词相关异体字的脉络、勾勒汉字使用的历史状况、阐明异写字的规范形体等学术价值,有助于编纂大型字典时揭示近代文字发展演变的线索和规律,也有助于已出版的《汉语大字典》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

【关键词】《一切经音义》;异体字;字典编纂

《一切经音义》是汉文大藏经中解释佛经中难读难解字词的音义类训诂学著作,有玄应《一切经音义》和慧琳《一切经音义》之别。玄应所撰《一切经音义》是现存最早的佛经音义,又名《众经音义》,简称《玄应音义》,共二十五卷。慧琳所撰《一切经音义》则是佛经音义的集大成之作,简称《慧琳音义》,共一百卷。这两部撰于唐代的《一切经音义》集汉文佛典词语之大成,上溯坟典,下稽方俗,摭拾甚广,包孕了大量不为其他高文典册所载的文字材料,堪称记载唐和唐以前文字使用状况的一大渊藪。无论是正体还是俗体,甚至写经人随意所造的新字,传抄中的讹误字,玄应和慧琳都一一收录,并加以考释。佛经本身的记载当然也是文字学研究极为丰富的语料,但玄应和慧琳则对这些语料作了爬梳和归纳,《一切经音义》中既有其所释佛经的点上的语料,又有各个点间的系联线索,比佛经本身的记载更胜一筹,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汉唐以来文字使用历时的动态的立体的演变概貌。因而在反映汉字的演变上,《一切经音义》不仅可以说是文字学研究的一座宝库,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在《说文》基础上对汉字的又一次整理和规范,总结了汉唐以来文字的使用状况,客观上对语言文字的使用起了一定的规范作用。王力先生曾说:“字史应该分为三方面去研究,就是字音的历史、字形的历史和字义的历史。”^①汉字的发展演变包括字体的变迁和字形的变化,汉字史的研究既要探讨汉字从甲金文到楷书的演变过程,也要考证每一个具体汉字的字形有哪些变化。除了字体和字形演变的研究,汉字使用的历史状况也是汉字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一切经音义》所释反映了唐和唐以前文字的使用状况,有助于编纂大型字典时揭示近代文字发展演变的线索和规律,也有助于已出版的《汉语大字典》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本文拟就此略作探讨。

一、釐清一词相关异体字的脉络

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和最古老的文字之一,约有 60000 个,这些字所表之义大致即汉语中 60000 个左右的单音词的词义,基本上是形义结合,一字与一词相对应。因而,“字”也就成为中国人观念中的一个“中心主题”^②,汉语语言文字本身的这一特点规定了中国古代语言学以文字为对象^③,并出现了汉语中特有的一种语文辞书,即以单个的字为主要收录单位来解释词义的字典。

汉字在由甲骨文到楷书的演化过程中,一字往往有多种写法。确定其中一种为正体后,其余的与正体字音义皆同而笔画、结构、部位不同的字体就是异体字。异体字自古就有,如“宝”字,在金文中的异体多达 190

【作者简介】徐时仪,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和汉语语言文字的研究。

① 王力:《字史》,载《国文杂志》第三卷第四、五、六期,1945 年。又《王力文集》第十九卷,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0 年。

② 赵元任:《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248 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③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211 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多个。^①《说文》叙云：“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黄侃说：“《说文》曾明言有俗篆，则古文、籀文、草书亦当有俗字也。庸俗之变，自古已然耳。”^②传说中创造汉字的黄帝史官仓颉很可能就是当时将人们已创制的文字搜集在一起，对这些出自众手有着较大随意性的文字进行了整理和约定俗成的规范工作。许慎《说文解字序》说：“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又据《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小学类后叙》说：“《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周宣王时（公元前827—前782年）的太史籀可以说是继黄帝时仓颉之后又一次整理规范文字使用的史官，《史籀篇》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有文献可考的字书，其后历代则续有《说文》、《玉篇》、《类篇》、《字汇》、《正字通》和《康熙字典》等。

玄应和慧琳从佛经中也收录了大量的异体字，如：

凉：俗作𩇛。（《玄应音义》卷四释《大方便报恩经》第七卷凉网）^③

笑：又作咲，俗字也。（《玄应音义》卷二十四释《阿毗达磨俱舍论》第十一卷笑视）

闭：或作𨮒，俗字也。（《玄应音义》卷二十五释《阿毗达磨顺正理论》第三十一卷关闭）

𨮒：“经从月从𠂔作𨮒，俗字。”（《慧琳音义》卷三十五释《一字顶轮王经》第一卷𨮒）^④

𨮒：“经本从口作𨮒，通俗字。”（《慧琳音义》卷二十释《宝星经》第四卷𨮒）

𨮒：经文作𨮒，阻懈反。近字耳。（《玄应音义》卷二释《大般涅槃经》第三卷𨮒索）

创：经文作𨮒。近字耳。（《玄应音义》卷二释《大般涅槃经》第九卷创𨮒）

帷：今皆作𨮒。（《玄应音义》卷九《大智度论》第五卷帷𨮒）^⑤

𨮒：今皆作𨮒。（《玄应音义》卷十释《大庄严经论》第五卷𨮒）

𨮒：“经从口作𨮒，俗用字也。”（《慧琳音义》卷三十二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咒𨮒）

慧琳在释《金刚光焰止风雨陀罗尼经》中“霹雳”一词曾云：“或从石作𨮒𨮒也，皆近代出，古文无也。”（卷三十八）指出了异体字多在近代出现，并把这些与古字不同形体的字称作异体字，初步形成了“异体字”的概念。如“涎”字，《说文》收录“次、𨮒、𨮒”三个，《玉篇》收录“次、涎、𨮒、𨮒”四个，《集韵》收录“次、𨮒、涎、𨮒、𨮒、𨮒”六个，《龙龕手鑑》收录“深、深、𨮒、涎、𨮒”五个，《玄应音义》收录“涎、次、涎、𨮒、𨮒”五个，《慧琳音义》收录“𨮒、涎、涎、𨮒、𨮒、𨮒、𨮒、𨮒、𨮒”九个。^⑥考慧琳释《大宝积经》第二卷涎唾之涎：“上囚延反。通俗字也。《说文》正体作次，口液也。从水从欠。《考声》云：口津也。束哲作涎，史籀作𨮒，贾逵作𨮒，或作𨮒，古字也。其上异体字，并云口液也。”（卷十一）指出“涎”为通俗字，“涎、𨮒、𨮒、𨮒”为异体字。检《汉语大字典》收录了涎、𨮒、𨮒、𨮒、𨮒、𨮒、𨮒、𨮒、𨮒，未收录𨮒、𨮒，且释“𨮒”仅释其“具𨮒”山名义，未释其唾液口水义；释“𨮒”只引《龙龕手鑑》和《字汇补》的注音而未作释义；似未明“𨮒”、“𨮒”也是“涎”的异体字而当作不同的词。正如刘复在《编纂〈中国大字典〉计划概要》一文中所指出：“自六朝以迄唐宋，‘别体’滋多。其见于碑版者尚不甚离

① 容庚：《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

② 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③ 《玄应音义》今传本主要为碛砂藏、赵城藏、丽藏本等释藏本和庄炘、钱坫等校刻本，各本及慧琳所转录部分皆略有不同，本文除有注明外，皆据丽藏本，并参以上海影印宋板藏经会1935年据西安开元、卧龙两寺藏宋碛砂藏影印本和《中华大藏经》所据赵城广胜寺金藏影印本、永乐南藏、宛委别藏、海山仙馆丛书本、敦煌残卷和日本石山寺藏本、大治本及《慧琳音义》所转录部分校补。

④ 《慧琳音义》今存最早传本为高丽藏本，1737年日本狮谷白莲社据以翻刻。本文所据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狮谷白莲社藏版《正续一切经音义》本，并以台湾大通书局翻刻的高丽藏本、丁福保1924年据狮谷白莲社版影印的频伽精舍本和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4册所载《慧琳音义》参校。

⑤ 此据碛砂藏本，丽藏和金藏本无此条。

⑥ 卷五十九释《四分律》第四十二卷涎沫：“又作次、𨮒、𨮒、涎，四形同。似延反。慕欲口液也。”𨮒，疑为“𨮒”之误；𨮒，或为“𨮒”之误。《四分律》为慧琳转录玄应所释，检《玄应音义》卷十四释此词为：“又作次、𨮒、𨮒、涎，四形同。似延反。慕欲口液也。”慧琳释《止观》上卷涎流之涎：“祥延反。或作𨮒，并俗字也。《说文》正体作次，时人不审知，为与次字相滥，诸儒随意竞作不同。束哲作涎，贾逵作𨮒，史籀大篆作𨮒从二水，最太古，不入时用。《说文》本作次，从水从欠。《集训》云：涎者，口中滓液。今依《说文》，余皆不取。”（卷一百）

奇,见于敦煌写本者几至漫不可识。汇而列之,即使无裨于世俗,要自有益于学人。”^①编纂大型字典时可将《一切经音义》所录的异体字汇列成组,从每组异体字中选择一个作为规范的正体进行诠释,其余的不一一诠释,从而使所释字的异体脉络清楚,既避免重复释义,又节省篇幅。

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也是约定俗成的交流工具。《荀子·正名篇》云:“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异体字表面上似乎多为杂乱无章的俗写文字,但其作为一种传播媒体自然也要受到文字的社会性的制约,能为社会所承认而广泛流传的异体字自有其一定的规律。《一切经音义》所释或多或少反映了其演变的规律,编纂大型字典诠释有关异体字时可据以不仅释其然而且释其所以然。如:

𣎵:“俗字也。正体从日作暂。”(《慧琳音义》卷三𣎵拾)

据慧琳所释,“𣎵”是“暂”的俗字,考《说文》:“暂,不久也。”从日,因为古人往往据日光测定时间,又因时间的短暂还可跟人的行动有关,故因意义相近而由从日可改换意符为从足,产生了“𣎵”。暂,不仅可改日为足,亦可改日为走。《玉篇·走部》载有“𣎵,不久也。”𣎵、𣎵都是“暂”的异体俗字,因意义相近而改换意符。

𣎵:“时稔反。或作𣎵也。”(《慧琳音义》卷九十九冬𣎵)

据慧琳所释,𣎵和𣎵因形体相似而改换意符。

𣎵:“下又作𣎵、𣎵二形,同。子旦反。……江南行此音,山东音𣎵,子见反。”(《玄应音义》卷三浇𣎵)

据玄应所释,𣎵、𣎵、𣎵因方言不同而变换声符。

𣎵:“下蒲墨反,或作卜,根菜名也。经中有作莱苽,非也。”(《慧琳音义》卷十二萝𣎵)

据慧琳所释,𣎵、苽因简省而变换声符。

𣎵:“曼字从又,俗从万,讹也。”(《慧琳音义》卷三傲慢)

据慧琳所释,“𣎵”是“曼”的俗体字。“万”本是“萬”的俗字。曼改从又为从万,而成为𣎵。这是意符更换为声符,起发音的提示作用。此外,也有改声符为意符的、同音假借的、省繁的、增笔的等等。^②

二、指出汉字使用的历史状况

玄应和慧琳所释记载了唐和唐以前文字的使用状况,尤其是一些音同义异词的文字混用,编纂大型字典时可据以指出这种混用现象。

如《慧琳音义》卷八十一释《南海寄归内法传》第二卷毳席之毳:“贪览反。《考声》云:毳,织毛为之。出吐蕃中。字书亦从帛作𣎵,或从糸作𣎵,音义同。”毯,据慧琳所释,又作“𣎵”、“𣎵”。考《慧琳音义》卷二十四释《大方广庄严经》第七卷中“毳毼”云:“上贪敢反。《诗》曰:毳衣如𣎵也。《考声》云:毳,织毛为之也。亦作𣎵,又作𣎵。”又卷六十六释《集异门足论》第八卷中“𣎵𣎵”云:“上贪敢反。《论》文作𣎵非也。《考声》云:色青白之间也。非此义也。《韩诗》云:毳衣如𣎵也。字又作𣎵。”^③《考声》云:毳,织毛为之。出吐蕃中也。《古今正字》从帛,炎声。字或作𣎵,又作𣎵也。其从毛作𣎵字,流俗行稍久,故两释而存之。”毯,据慧琳所引《古今正字》作“𣎵”,《考声》作“𣎵”或“𣎵”,又有写作“𣎵”或“𣎵”,还可写作“𣎵”。《慧琳音义》卷六十释《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律》第七卷中“毛𣎵”云:“贪敢反。《考声》云:𣎵,织毛为之。出西戎。或五色晕花,或毛毛蜀,亦曰毛褥席等,今古之正形也。”《汉语大字典》第八册所附《异体字表》以“毯”和“𣎵”为正字,以“𣎵”为“毯”的异体字,“𣎵”和“𣎵”为“𣎵”的异体字。据慧琳所注反切,𣎵为贪览反,𣎵和𣎵为贪敢反,𣎵与𣎵、𣎵音同义异,但毛、帛、糸三旁义近,皆指织物,有时混用,正如慧琳所指出“流俗行稍久,故两释而存之”。𣎵则是获类植物,与𣎵同源。^④

又如《玄应音义》卷二十五释《阿毗达磨顺正理论》第三十一卷掐(搯)心:“他劳反。中国言掐(搯),江

① 刘复:《编纂〈中国大字典〉计划概要》,《辞书研究》1979年第1期。

② 参见陈定民《慧琳一切经音义中之异体字》,《中法大学月刊》3卷1-5期和4卷4期,1933-1934年。

③ 《字汇补·毛部》:“𣎵与𣎵同。”《康熙字典·毛部》:“此字当从炎,改从𣎵无义。当即𣎵字讹文。”

④ 王力:《同源字典》,626页,商务印书馆,1987。

南言挑,音土雕反。”①据《玄应音义》卷七引《通俗文》:“指出曰掏。”掏即掏。《集韵》:“掏者,拔兵刃以习击刺。”掏有“抽拔”义。掐,《说文新附》:“爪刺也。”《通俗文》:“爪按曰掐。”此非经文之义。核玄应所释玄奘译《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原文为:“有乌驳狗,屢令僵仆,啗首齧足,舐颈擘腓,攫腹掐心,揗掣食啖。”(29/516c)掐,据玄应所释中国音他劳反,江南音土雕反。《广韵》掏为土刀切,透母豪韵;挑有三切,其中之一与“掏”同,一为吐雕切,与玄应所释江南音土雕反同。豪、萧上古同为幽部,其别在于一等和四等。据玄应所说,“挑”读土刀切亦可写作“掏”。

各个时代都有正体和异体。如《说文》的时代以小篆为正体,异体就是籀、古、或、俗、奇字等。今天以简化的规范的楷书为正体,繁体字和至今犹在民间流行的俗字就是异体字。语言是约定俗成的,音义中的异体字,大部分是为省繁求简而产生的,一些当时的俗字或讹字经过多年使用,往往积非成是,今天已成为正字。如:

蜚:余掌反。《说文》:搔蜚。《礼记》“蜚不敢搔”是也。字从虫,今皆作癢,近字也。又作痒,音似羊反。病名也。痒非字义。(《玄应音义》卷五释《太子须大拏经》下蜚)

检《说文》:“蜚,搔蜚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蜚,字亦作痒。”据玄应所释,其时“蜚”已“皆作癢”,“癢”是近字。经文中也写作“痒”,“痒”是病名。考《尔雅·释詁上》:“痒,病也。”《说文》:“痒,癢也。”玄应指出“痒”非经文字义。据《广韵》载,痒,似羊切,邪母阳韵平声;癢,余两切,以母养韵上声。痒、癢音近,故“痒”可通“癢”。《玉篇》:“痒,痛痒也。”今以“痒”为“癢”的简化字。又如:

闹:女孝反。《说文》:愤,乱也。《韵集》:戾,狠也。狠,众也。字从市从人。经文从门作闹,俗字也。(《玄应音义》卷三愤闹)

庖:庖又作𩚑,同。辅孝反。《说文》:𩚑,面生气也。经文作庖,犹俗字耳。(《玄应音义》卷二创庖)

飢:《石经》今作食,同。囚恣反。《声类》:飢,哺也。《说文》:飢,粮也。从人仰食也。谓以食供设与人也,故字从食从人意也。经文作饲,俗字也。(《玄应音义》卷二餓飢)

的:“《说文》从夕作的。经从白作的,俗字,非也。”(《慧琳音义》卷八中的)

潛:“有从二天或从二夫者,皆误略也。”(《慧琳音义》卷一潛寒暑)

量:“下力拓反。《说文》从童,正也。经从里,略也,俗字也。”(《慧琳音义》卷十四测量)

濟:“论文作济,草书不成字也。”(《慧琳音义》卷八十五濟濟)

这些字中玄应和慧琳认为是俗字的“闹”、“庖”、“饲”、“量”等沿用至今,认为是错字的“潜”、“济”今也已成为正字。② 他们所释反映了当时的正字观念,编纂字典时可据以说明一词所有各字体产生和并用的年代。

大型字典应尽可能阐明每个字的形体演变,考溯各形体何时产生及产生原因,探求汉字演变的规律。玄应和慧琳释词往往根据其时各种辞书的训释,尽可能说明其字体的源流演变,为我们编纂大型字典揭示汉字形体的演变线索提供了佐证。如《说文》“罪”下云:“捕鱼竹网,从网,非声。秦以为皋字。”段玉裁引《文字音义》云:“始皇以皋字似皇,乃改为罪。”考慧琳释《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第一卷中“罪愆”一词的“罪”字云:“上摧狠反。《广雅》:罪,诛也。《说文》:犯法也。古文作皋。秦始皇以皋字似皇字,故改从网从非。”(卷四十一)编纂大型字典时可据以指出“罪”字形体的古今演变及其原因。

又如“蚊”字,《慧琳音义》中收录了许多不同的写法,兹举数例如下:

蚊虻:“《说文》作𧈧。《古文奇字》从昏作𧈧,避太宗庙讳,改民从昏也,经中蚤,俗字也。”(卷六)

蚊虻:“上音文,俗字也。《说文》:啗人飞虫也。从民从𧈧,或从昏作𧈧。”(卷十三)

蚊虻:“蚊或从𧈧作𧈧,又作𧈧,或作𧈧,并古字也。”(卷十九)

蚊虻:“或从𧈧,作𧈧,或从昏作𧈧。经从虫从文,俗字也。”(卷二十九)

蛾蚊:“俗字也。《字统》云作𧈧,啗人飞虫也。《说文》从虫,民声。论文作蚊,俗字通用之也。”(卷七十二)

慧琳大致收录了其时所见的𧈧、𧈧、蚤、蚊、𧈧、𧈧等几种写法,编纂大型字典时可据以指出今天所用“蚊”字经历的简化、避讳和语音演变的复杂过程。

① 掐,丽藏本误作掐,此据磬砂藏本。

② 参见刘复:《宋元以来俗字谱》,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

从侃。𦵏，籀文次。”段玉裁注：“有所慕欲而口生液也，故其字从欠水，会意。叙连切。十四部。俗作涎。郭注《尔雅》作涎。”可知“次”为“𦵏”的省体字^①，“涎”为“次”的换旁俗字，“𦵏”亦为“次”的换旁俗字，𦵏、涎形近，“𦵏”可能是“涎”的形近讹变字。《汉语大字典》误以“𦵏”为不同的词而立目，造成不明其义的死字，据玄应和慧琳所释，“𦵏”同“涎”，死字成了活字。

又如《汉语大字典》释“𦵏”云：“忘记。《玉篇·心部》：‘𦵏，忘也。’”《汉语大字典》据《玉篇》收释了“𦵏”的“忘记”义。考《玄应音义》卷五释《太子须大拏经》“为帜”云：“古文𦵏，同。尺志反。幪也。《通俗文》：‘私记曰帜。’《广雅》：‘帜，幡也。’《墨子》曰‘以为长丈五尺广半幅曰帜也。’”卷十一释《增一阿含经》第四十八卷“为帜”亦云：“古文𦵏，同。尺志反。幪也。《通俗文》：‘私记曰帜。’谓剑盖等五物。幪为记也。”又考《慧琳音义》卷三十释《证契大乘经》上卷“幢帜”云：“上浊江反，《考声》云幢亦幡也。下尺志反，《广雅》云帜亦幡也。《说文》并从巾，童、戠皆声。戠音臈。《声类》或作𦵏字。”据玄应和慧琳所释，“𦵏”为“帜”的俗讹字，义为“幡”。《说文新附》：“帜，旌旗之属。”《广韵》：“帜，旗帜。”又有“幪”义，即“标记”义。《后汉书·虞诩传》：“以采綖缝其裙为帜。”李贤注：“帜，记也。”“帜”俗书改换声旁作“𦵏”，𦵏、𦵏俗书往往二旁不分，“帜”俗又作“𦵏”，“𦵏”亦可写作“𦵏”。考《龙龕手鑑》载：“𦵏，俗；𦵏，正。昌志反。志也。”𦵏、𦵏、𦵏、帜皆为“标记”义，即《龙龕手鑑》所释“志”义。志、忘形近，《玉篇》所释“𦵏，忘也”似是“𦵏，志也”之误，《篇海》卷十心部引《玉篇》释“𦵏”亦训为“志”。因此，“𦵏”无“忘记”义而与“𦵏”“帜”为同义异字，《汉语大字典》误视其为不同的词而立目。

再如《汉语大字典》释“咽”的第二个义项为：“胭脂。《广韵·先韵》：‘咽，咽顶。’周祖谟校刊记：‘顶，栋亭本作脂，是也。’”据俄藏黑水城文献《广韵》残卷为“咽，咽项。”又据余迺永校注《新校互注宋本广韵》注指出南宋祖本、巾箱本、黎本、覆元泰定本亦为“咽顶”，北宋本、鉅宋本、元建刊、至正及勤德三本、明本则作“咽项”，“顶”“项”当为形近而误。考《玄应音义》卷二十五释《阿毗达磨顺正理论》第三十一卷鬼咽之咽云：“北人名颈为咽也。”《慧琳音义》卷一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一卷项咽之咽亦云：“案咽即颈之异名也。”据玄应和慧琳所释，咽有颈义，颈即项。如《左传·襄公十八年》“两矢夹脰”，杜预注：“脰，颈也。”孔颖达疏：“颈与项，亦一物也。”可证《汉语大字典》所引《广韵》“咽顶”应为“咽项”而不是周祖谟校刊记所说的“胭脂”。《广韵》此例可改作《汉语大字典》释“咽”的第一个义项“同‘咽’。咽喉”的书证。

四、结 语

“汉字是一种可以人为调整的信息符号，但它的社会约定性又不能违背。”“汉字的演变绝不是每个个体字符变化的简单相加，而是经历着由个体字符变化累积成整个系统变化——也就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②汉字在历代相承沿用中由于变易与讹误，一字往往变作数形。因而大型字典编纂的质量高低不仅在于收字全，而且更在于讹字的辨析和解释的正确。编纂大型字典必须不仅重视古文字的研究，也不忽视近代文字的研究。即根据文献所载历代汉字的使用状况，系联一字的变体，描写其演变的过程，釐清其所有异体，辨明其中一些异写字的错讹，从而寻求和把握汉字结构和构形的内部规律，揭示汉字演变的所以然。

《古文字诂林》集古文字研究的大成为大型字典的编纂提供了诠释古文字的丰富资料，东汉以来俗字的研究也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随着古文字研究和近代文字研究的深入发展，承《古文字诂林》，根据《一切经音义》等文献的记载，汇释东汉以来产生的俗字，继续编纂《俗字汇纂》，进而在《古文字诂林》和《俗字汇纂》基础上编纂《汉字汇纂》或《汉字纂训》似也应提到学术界的议事日程上来。《汉字汇纂》或《汉字纂训》将集古今文字研究之大成，这无疑将为大型字典的编纂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如果我们对每一个汉字及其变体的源流和演变原因都了若指掌，那么我们就一定能编纂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高质量的大型汉语字典。

① 张政烺：《读小屯南地甲骨札记》（《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辑）一文指出“甲骨文的次字正象口水涌出的样子，自然古代的造字者在这里是使用了夸张的手法。”“次本来是出口水，引申为水多出来，这在古书上专用𦵏字。”“𦵏”是“𦵏”的增旁字，故“次”又可写作“𦵏”。

② 王宁：《汉字构形史丛书·总序》，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